

日
知
錄
集
釋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

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

原注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

春秋時

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原注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詐之偽成於七國

馴至西漢此風未

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

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
歷元祐之間爲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

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源述正義曰殺牡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旣定爾

妻猪盍歸我艾殺者謂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

得母

原注邵氏曰母云者母之也

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

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傅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

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

言及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

汝成案先生頗取秦法其

言政事急于綜核名實稍雜申韓之學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

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

楊氏曰時有翟義諸人則歲寒之松柏也

光武有

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

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

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

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

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

於鄙生之議

原注儒林傳論

所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

子心力之爲

原注左雄傳論

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

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跡弛之

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

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

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

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

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

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

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

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

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

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國氏曰按晉世

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傅元為諫官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
衝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
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是致毀方敗常之俗
魏文非魏武也清談之風一盛於王何再盛於嵇阮三盛
於王樂而晉亡矣然其端則自文帝始此亦論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
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閭門脩整可為世法貴
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
之世雖人才之凋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
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

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

原注宋袁淑弔古文伯喈銜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

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原注史稱齊王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

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

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維下乃其棄經典而

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卽此

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

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

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

始宋書言羊_元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_元保曰欲

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_元

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

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尙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尙

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

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

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_原

_肅王_原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_原何_原爲開晉

之始_原注千寶晉紀總論曰風俗淫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莊

者以放溺爲通而俠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

上教淪於下美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

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

錢氏曰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州

陸沈其禍與晉等

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

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

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

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

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

死三十餘年之閒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

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

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

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旣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

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

則必謂王良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

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

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

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楊編修曰六朝風氣論者以爲浮薄敗名檢傷風化固亦

有之然子核其實復有不可及者數事曰尊嚴家諱也矜

尚門地也慎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蓋當時

士大夫雖祖尙固處師心放達而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

者咸得徑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凡瑣之材雖有陶猗之

質不敢妄參乎時彥雖有董鄧之寵不敢肆志于清流而
 朝議之所不及鄉評卷議猶足倚以為輕重故雖居偏安
 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未必非此數者
 補救之功維持之效也自此意喪失而綱目愈密名義之
 防愈疏禮法日峻廉恥之途日絀祖諱不復嚴而後生輕
 薄蔑視前人于是盜販宗曾冒亂族姓對子罵父無元方
 之責言數典忘祖多籍談之流失為可歎也門地不復尚
 而名德後人降為卑隸茶傭市僧之子一朝得志可以陵
 轢士流而清門舊族式微不振至不獲底及嗣息良可痛
 也婚姻不復慎而仇讎失倫澀滑莫辨較量費財之重輕
 則譚邢之族或不如抱布貿絲之氓趨附一時之炎勢則
 子南之左右超乘必不如子哲之出入布幣尤可恥也流
 品不復辨而士氣不伸直節多迂遂有寡廉鮮恥之輩望
 塵下拜于闔豎之門屈節奔走于權倖之室乾兒義孫視
 顏不顧氣節之喪自此始矣清議不復重而小人無忌憚
 君子無所執持鄉里之所不齒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
 容而出入化權背父母桑梓之義而以為低節奉公甘嗜
 笑怒罵之來而惟知固寵于進心術之壞于斯極矣使六
 朝諸賢遺風未泯猶足以振末流之委靡迴狂瀾于既倒
 亦人心風俗之一救也世有化民成俗之賢移風易俗之
 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
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
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
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盡
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
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

楊氏曰金人云宋之亡唯李侍郎一人蓋据二帝蒙

塵之初

而言 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

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
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

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溪鉏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原注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荅賓戲商鞅拔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商鞅拔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 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

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為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

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厯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厯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

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

原注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

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較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爲崇文院較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爲太遠因論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

不復用此例自始
登第直爲禁從矣

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替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爲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

辭氣其入人甚偷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
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蠹民生
而已亦不饗其利

原注蘇轍疏呂惠卿此之呂布劉牢之

書曰其後嗣王罔

克有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
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
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
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
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爲事
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

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爲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旣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

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

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柴氏曰奢儉之弊自古

俗移人唯在上者力挽之吾嘗覽北齊書有禁浮華一詔

日頃者風俗流蕩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

葬之費車服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姬

妾衣羅綺始以創出爲奇復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

等差今運屬維新思獨往弊反樸還醇納民軌物可量事

立條式使儉而獲中此詔倘施之于今殊覺曲盡曉切若

讀書有用爲救時之賢當期中流一柱陸清獻曰風俗承

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愚以爲欲反今日之俗

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非

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

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

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

今民間冠昏喪祭之禮宮室衣服飲食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爲則無所不可富者炫燿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盡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朴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于淫蕩安其朴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朴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敝古里塾黨岸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甚嚴矣而獨于奢儉淳澆之際未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雕綺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于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勅有司以時訪于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淳疵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勤而秀民知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舉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原于上公卿大臣

樹惇守素宣德意于下寰海內外有不去奢從儉返樸還淳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日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恐風俗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十壺傳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賊汗淫盜一皆蕩滌

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

原注齊梁

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

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尙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僇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臠飭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

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
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時坐廢不豫榮伍
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
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
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
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
鄉評之興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尙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
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
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

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
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
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
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
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
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
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僕蟲三百人最
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等而下之
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

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滂之俗矣

穆氏曰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爲此也

舊唐書薛謙光爲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攷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

或明制

原注遊武后嫌名詔改爲制

纔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

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歎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

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

程編修曰

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于東京論者謂明章尙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派開自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爲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眞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僞耳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由武帝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濬哲之君柄臣豚人遞遷用事清議在下黨禍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才至急方其求之始下之應也且或眞少而僞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舍麥菽而取糠粃及其積之既久眞行著而風俗成雖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于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爲西漢之所襲而成明士氣之盛爲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尙四凶不

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
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
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
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
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
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
矣豈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原注公孫優孟陳言始錄
負薪之允原注公孫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原注尹翁歸涿郡之
賢常頒羊酒原注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
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

而饗利者哉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

楊氏曰亦不得已而塞其流也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囡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

原注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囡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元晏謚曰貞

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蘊德丘園聲實

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諡曰先生原注存者賜之以先生之

播隱居不仕至德中賜號號歿者則加之以諡如楊

元靖先生是也宋史同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

史邢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陞宜爲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

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

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

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尙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

故竊以爲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
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
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
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
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
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
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謂氏曰今人
動稱廉恥其
實廉易而恥難如公孫宏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學
阿世何無恥也馮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
十君何無恥之甚也蓋廉乃立身之一節而
恥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僞吾觀三代以
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

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
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
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
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荅異哉此人之
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
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闖
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
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
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

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
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
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
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兔置之武夫皆本於
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
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
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繅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
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
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
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
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
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佖爲武靈節度使先是
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橋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
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
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
爲患由佖之黷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
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

原法見
韓非子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葢爾一方面而猶能立國宋書蔡
興宗傳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
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
王因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
當判耳殷劉原注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
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因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
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
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
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黽戴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
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
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日吾等並已
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其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

就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赴等失色而
去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
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
此由江敬謝濬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敬登
榻坐定敬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
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
張僧因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闍人所坐自萬曆季
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原注如汪
文言一人
為東林諸公大玷詩字頌於輿阜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
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縈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原注大雅蕩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原注文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閭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

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

沈氏曰唐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

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錢氏曰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知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役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衷心病任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于禽獸乎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尙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爲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

辱好輕則招注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除之楊氏曰顯達之燒塵尾別是一意非教子弟厚重也不當引入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爲莽大夫與梁氏曰揚雄作太元準易作法言準論語未免妄矣依做體剛摹合詞意與王莽之學大誥金縢何異東坡譏其以艱澁文淺陋亦不喜之然有不可解者蜀秦必與王商書謂子雲行參聖師比之孔子吳陸績釋元謂元徑與聖人同趣雖周公孔子不能過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馬溫公以爲大儒孟荀殆不足擬曾子固以雄方箕子之明夷其餘譽之者甚眾而且力爲游洗或謂法言安漢公之言乃怨家所益或謂大元疾莽而作或辯其無美新之事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汪琬跋雜傳引楊莊簡公子雲祠堂記言雖不仕莽而王介甫諸人說上符命投閣皆谷子雲事不知何以得此于後人宋紹興中陳公輔疏論王安石曰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

秦美新之女安石乃云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
義言出王安石無足論已孝廉翁承高嘗云漢分十三州
刺史莽并朔方入涼州爲十二雄作州箴
十二獨缺朔方亦可證其爲莽大夫也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
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
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
充好學有雅尙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
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
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
博陵崔謚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脩整
篤業不應辟命尙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
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
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
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
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歷末元載伏誅拜楊
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
御史中丞崔寬劾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
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中
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
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卽日減損惟留十

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
緡毘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
出從婢二人青衣襍纓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
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
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份之身行之家示之鄉
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
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旣
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
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

楊氏曰說在陸放翁之溫公布被銘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
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
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
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
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
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
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
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
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
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

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閻氏曰史稱呂

物爲己任凡當世名賢無不汲引余所尤異者濂洛關陝

諸賢皆爲所薦周茂叔傳熙寧初知郴州用趙抃及呂公

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程伯淳傳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

允監察御史襄行程正叔之薦則與司馬光共疏其行義

認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尋擢崇政殿說書郎張子厚傳言

其有古學神宗召見授崇文院校書子厚弟說亦薦焉邵

堯夫雖未被薦公著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遊爲市園

宅夫道學諸公之在當世貴近大臣能不出力排擊詆侮

者已難又從而薦諸朝廷使皆獲其用嗚呼若正獻者不

獨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增光吾道何如哉又曰徐文

貞當國畢公在言路舉朝嚴畢公甚于文貞議且出舉公

于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取踏曰豈謂畏之黃門切直

慮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

害公若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問者歎服又曰韓魏公

判大名上疏極論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爲言帝曰吾

遣二名使親問民間皆云便甚潞公曰韓琦三朝宰相不

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真可以爲人主之鑑矣余

因思當仁宗之時文潞公則能斬史志噫當英宗之時韓

魏公則能竄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爲專宰相亦不以爲嫌

何一再傳之後二公之人猶故也宰相之權猶故也而其

言則不能與宦者爭勝負此無他人主之敬大臣與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則誠誠則明明則左右不得闕其說不敬大臣則疑疑則闕闕則左右得以竊其柄

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

漢時賊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賊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賊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日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賊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爲言謂屈法惠姦非正

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培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

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

以勸之矣

原注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

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

于文定

原注

謂本朝姑息之政

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

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賊吏譎令戍邊宣德中改爲運餼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原注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正統初遂多特旨曲宥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旣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厯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

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延
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
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
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
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欵
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
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
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
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
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

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刺以賊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賊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賊吏而錮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卽位之詔有曰賊吏子孫不得詳舉閻氏桓卽位於閏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喬爲大尉在次年之六月詔乃卽位後四十四日丙戌下於李杜皆不相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

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賊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賊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贊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原注師古曰亡贖罪之法原注

原注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贖罪之法原注

同

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

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

右職

原注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

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

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

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

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

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

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

原注師古曰勳

目以指物出
氣以使人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

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

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

原注

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

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

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

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贖貨之風

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

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敎欽必如是而後可

以立太平之本

禹入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

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磴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爲常事矣

禁錮姦巨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字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

齒敘

原注貞觀七年正月戊子詔文見舊唐書

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

及侍衛

原注新唐書

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

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

原注新唐書

宋高宗卽位詔蔡京童

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

不收敘

原注清波雜誌

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

原注宋史明章惇傳

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饜養

之象周鼎構杙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爲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囚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

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
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
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

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

削爵遷配驩州

原注虔通歸國授涿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啟大唐有歛望之色及得罪怨憤

歲餘而死

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

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宇文化及之

黨皆除名徙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爲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
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爲弑逆人臣之所同疾萬
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爲

懲戒制可

原注大唐新語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累下

所司埋之昉判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尙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惟掘壘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蹕之釁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_允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

原注史言元禧作張易之密奏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晟之畫是時壽晟

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
爲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峻都其後壽庚
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庚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
劔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
道山翁總不知原注泉州府志嗚呼今之身爲戎首而外託高名
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
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
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
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

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

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
季文貞曰夫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夷之運
興衰激極存乎其人吾所聞鄉邦舊家朝著顯藉多矣榮
華枯隕曾不須臾天幸其可徵乎祖澤其可恃乎譬之花
木不衝寒犯之則根可護譬之處矣不當風揚之則火可
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
以護其根而宿其後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闖大夫門此霍氏之所
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

日之官評其先攷之僮約乎

葉氏曰規有家者之興廢常
論其德如醇謹勤儉者必興

澆薄荒淫者必廢故高車駟馬列鼎鳴鐘良田美宅歌兒
舞女非典也與而極與廢相倚短布單衣藁門蓬戶糟糠
不厭形容枯槁非廢也廢而極與興相伏但居室有軌範
教子能成立不必炎炎之勢將來堂構定自可興又曰閑
家之道必以正身爲先身正而家化之每見士大夫勢處
可爲不自檢括惟日事聲色貨利以鳴得志於是門客借
簪舍人登壘漁利及于市塵舞妓行乎鄉曲珍玩充盈倡
樂呼孺夜飲朝眠縱恣萬方致使風節無餘子孫不肯故

家喬木一旦掃地可不哀哉乃知清白吏所遺正自無
涯而蕭相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甚有味乎言之耳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
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斂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

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壺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元宗造霓

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卽以教

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

敗章典籍曰夫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往往

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禮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媚都坡迤色售好並于三尺嚴

條決杖不能接贖雖吞舟有漏未必盡呈爰書而君子懷

刑豈可自

揚司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

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

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原注潘岳西征賦曰混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太祖數涼國公藍王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

子方等

原注皆老奴

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

原注

師古曰監奴奴之

及顯原注光妻

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

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

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

則下必有烝弑之臣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

欲清閨門必自簡童僕始

楊氏曰顯故婢也光夫
人東閭氏歿立爲妻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

濱

原注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而
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亦字也

不但招權納賄

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爲賓主名號之輕文章

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媼闢建祠非此爲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爲甚

原注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
僮數千人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

二千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爲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爲良

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

出賃雇募如江北之例

原注鄭司農周禮司厲注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風俗通言古制

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中亦諱其名謂之家人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

以安枕其爲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善訟

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

方侍郎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

屬吏也准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于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民人之貨劑蓋士大夫之家治有之如後

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備僕賃

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繫蒸游惟便疑紉補綴皆取辦于工仍坐役僕婦及

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

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奸兇不能

不留農夫野婦耕織以供職士而劫辱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指紳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咸召天道之

乘除蓋有雍然而不可易者矣汝成案今日此風不特金陵爲然蓋力作之教微情游之風熾其積習相沿已幾于不可改也

閩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閩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溪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

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爲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其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鍾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

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

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

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

佛寺暢不敢爰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

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卽暢舊第也原注白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

誠園元徵之詩蕭相漢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

古巷無人掃樹滿空牆閉戟門通鑑作奉成園又以爲

馬燧之第並誤按馬燧傳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

垣屋猶存制度然蕭公李靖家廟已爲嬖臣楊氏馬廢矣

及安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

窮乃止燧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阼條舉

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燧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

燧之家園進屬宮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燧之山池子弟

無行家財尋盡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

宴於廷康里故馬燧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則二馬身

後事略同然謂之故馬燧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王鐸家

產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

財富於公藏及堯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喪度諫而止稷後爲德州刺史廣齋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鬪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汎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伎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鬪狠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或成案疆域既殊材質斯異自非魁瓌多圓土俗秦晉陸魯吳越劉詭凡有誤述視彼情性南北異學自古然矣然止輸情機警見黜上聖尚屬齊民其于學殖不為增損自義理明而訓詁廢改證精而氣節衰翰操鄙詞皆掎擊汗牛充棟書或破碎雖云浩博奚補用舍至于智慧自矜剛復是用許鄭程朱不足當其一映矚雲甫白奚能敵彼微言說既危備義復抓觀或以土羹木載託為淳古或以諸葉棘猴目為精確欲合漢宋先失師承欲正風雅已蹈鴻體卽援引與贖佐其雄辨穿穴淵微伸其新意亦何益哉文章經術日益外馳放效夸詡且先有議遂乃掎摭利病詆譏才碩虛憍之氣

中于心術莫斯甚矣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
正自作鄆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鍾鼓
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
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
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跼跼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
古今同此一轍原注王荆公詩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阮嗣宗詠懷詩
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

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富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儒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脩業以補從前之闕而
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孽
孽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
爲佛氏之學原注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守亳
時迎潁州僧正留館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
於書室親接弟子禮

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顛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元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僊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

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

原注今江南尚有門徒之

稱

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溪數大猷自今已後

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
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
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
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
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

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贈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

嬰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
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鑪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
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
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
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
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
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
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
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壻眞宗大中祥符二年
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
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

原述遼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

籍異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

傳書之以爲正論馬亮爲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

別財異居原注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

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

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葉氏曰累世同居自古

江州陳氏浦江鄭氏之屬並見旌異而袁君載獨云每見

義居之家交爭相疾甚于路人則甚美反成不美故兄弟

當分宜早有所定制能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

也余謂一家內外大小果能同心協力自當以共居爲善

倘其間未免參差恐難強合而不相得不如折箸爲愈耳

至于父子別籍如蔡京蔡攸之各立門戶挾詐相傾則惡

之大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

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爲國

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時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
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駟侍從
者後人或謂之爲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
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倣陸生之意預爲分
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

孝廉父別居原注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

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
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
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

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寢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

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眾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

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
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

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

論也雖百世可也

汝成案顏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

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類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
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
風雨甚哉又曰姊妹者多爭之地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
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
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
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又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
之禮爾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
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化雞晨鳴以致禍
也此即鄭氏不聽婦言意也然陰枝性成侮張百出女誠
雖陳潘竇逾甚即婦言不聽何益哉昔姚刑部以為出妻
之事後重于古私暱之情益多治家之嚴正益衰女德有
所怙而益放是論亦齊家道也惟俗所脫輻事託蒸梨或
虐威姑或移寵或貧富生嫌資餘益憾不特出無所歸為
可矜耳再適為難曲客是尚善乎王伯厚言曰言行可以

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性質中人變化斯易嘻嘻嗚嗚賢者當反身矣
唐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卽令同籍其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原注謂應賦之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後周太祖所制若罹凶禮則不徵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入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歷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

原注余昔年流寓薊門生日有致餽者荅書云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

鄂之放臣

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葦爲制新衣盥

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

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

之爲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

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

原注魏晉間人以父亡爲孤露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詩平生早偏露

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

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

原注元帝所生母

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

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

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楊氏曰以生日宴百官始於

氏曰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盧綰與高帝同

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冊府

元竈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

樂宴百寮于花萼樓下終宴尙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

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

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

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

壺米麴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

友且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俄又賜樞密使副

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麴各二十斛其後以廢
務非便奏罷會而賜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攷容齋
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生日辰器幣道以幼
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賜
不始于宋矣王明清揮塵錄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
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春遇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
爲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蔡植

解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東坡內
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
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
日禮物口宜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宜賜
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叔揚王穎生
日禮物口宜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弟
祚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弟成寧郡王俟生日禮物
口宜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叔荆王頊生
日禮物口宜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弟遂寧
郡王偁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
宜賜濟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
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
原注魏志司馬頌原注字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

亭侯原注魏志杜預傳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

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

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瓚擊盆中迸散瓚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帝不憚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祿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賦戰

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

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

原注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

下及漢魏而馬曰

殫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覲於人世時之風尙從

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

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

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

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

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

齊因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

不齒於人類者矣

原注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鵠民世爲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

是宋將焦光贖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

原注見史記鄭當時傳失其名

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

祖悉令諸籍臣名籍

原注謂不稱項王而斥其名

鄭君獨不奉詔於是

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
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
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
豈不賢於少事僞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
爲逆賊所污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
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

與刺史周浚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

原注之推父協梁湘東王府記室參軍

承聖未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塼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爲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爲嫌者矣

楊氏曰漢時豫史亦謂郡治爲本朝

舊唐書劉昫撰昫爲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

楊氏曰昫于廢帝時監修國史所謂國史

者唐書也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

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
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
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
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
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
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爲宋臣乃其作誄
直云有晉徵士眞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
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讓齊亡入周周亡入隋
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襄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

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終